

德国快讯

2014 年第 8 期 · 总第 608 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政治动态

- 基社盟公布欧洲议会选举纲领
- 乌克兰危机：波兰总理欲与默克尔商谈建立“欧洲能源联盟”
- 国家标准控制委员会批评《最低工资法》草案

经济纵横

- 德国梅赛德斯首款在国外研发的乘用车问世
- 欧盟东扩并没有拉低德国工资水平

科技文化

- 德国大学试行新生第一学年不分专业
- 德国中学学制长短之争再起

热点透析

- 德国民众为何对政府如此满意？

基社盟公布欧洲议会选举纲领

本刊综合《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4月23日讯 《明镜》周刊网络版日前获得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即将公布的该党欧洲议会选举纲领《欧洲计划》，对之评价为：“基社盟怀着‘特大号’自信展开了欧洲议会选战。”文章并引用基社盟秘书长安德里亚斯·朔伊尔（Andreas Scheuer）的话作为评论基调，即“我们对于欧洲的肯定伴有强烈的保留”。

“有强烈的保留”可谓一语中的。基社盟的《欧洲计划》共分为六部分，只有第一部分肯定了欧盟作为“最伟大的和平之作”的“历史使命”。其余的部分均可视为对欧洲的“攻击”。比如，“人们的生活——从近距离交通到饮用水——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遭欧洲的干涉”；“把各成员国的职能让渡给欧盟的单向做法”必须终止；“布鲁塞尔传来的官僚主义令人窒息”，等等。基社盟甚至把此前颇受争议的反东欧移民滥用德国社会福利的口号进行了重新包装：“没有正当理由却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应该离开德国，而且不得再次入境。”

基社盟不支持欧盟继续扩大规模：“欧盟目前已有28个成员国，接纳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比如对于眼下的热点地区乌克兰，基社盟就认为欧盟没有必要接纳其为成员国：“我们希望乌克兰的民主体制和经济得以巩固。但是乌克兰为此并不需要获得加入欧盟的前景。”对于土耳其，基社盟也认为欧盟应该终止与它进行的入盟谈判：土耳其是欧洲的重要伙伴和“北约构架下的好朋友”，所以欧盟给予土耳其“特许伙伴关系”的地位，“但是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缺乏前景，应予以终止，这对土耳其也更为公允”。

同时，基社盟呼吁欧盟进行改革，比如欧盟委员会应该缩小规模，委员人数可以缩减一半：“28名委员太多了，没有必要每个成员国无论大小都各派一名委员。”欧盟委员会缩小规模可以减少开支和避免不必要的官僚主义。与此同时，基社盟认为欧洲议会选举应提高德国选票的价值含量。因为按照目前的议员分配方式，80万德国选民才能选出一名欧洲议会议员，而在小国马耳他，7万选民就可以选出一名欧洲议会议员，所以马耳他选民每票的“成功价值含量”远远高于德国。基社盟提出：“我们希望欧洲各地平等选举，欧洲议会选举的每一票价值含量相等。”基社盟秘书长朔伊尔表示，基社盟不是要鼓吹扩大欧洲议会的规模，而是希望在现有规模基础上“调整成员国的议员数量，使得大国不要像目前这样吃亏”。

《明镜》周刊网络版评论道：这些观点实际并不新鲜，是基社盟一再重复的欧洲政策。但是所有的观点集中于一份文件，就凸显了基社盟和姊妹党基民盟的欧洲视角差异之大。默克尔总理领导下的基民盟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路线完全是亲欧洲的。与之相反，基社盟的这份选举纲领却完全覆盖了“德国其他选择党”（AfD）的疑欧立场。

乌克兰危机：波兰总理欲与默克尔商谈建立“欧洲能源联盟”

本刊据《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4月25日讯 波兰总理多纳尔德·图斯克（Donald Tusk）下周即将访问德国，届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的重点将是乌克兰危机以及欧洲能源安全问题。图斯克支持建立一个“欧洲能源同盟”的方案，认为此举可以有效地降低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图斯克在国内对媒体称，欧洲必须为一种“黑暗的局面”做好准备，波兰的边防军和相关部门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乌克兰）难民潮，“但是世界为应对这种侵略行为或者乌克兰国家解体做好政治准备了吗？”

欧洲理事会曾经在 2014 年 3 月讨论过建欧洲能源联盟的话题，6 月份还将继续讨论。波兰总理在会见默克尔之后，将于下周四前往巴黎与法国总统讨论欧洲能源联盟一事。

国家标准控制委员会批评《最低工资法》草案

本刊据《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 4 月 17 日讯 隶属总理府的“国家标准控制委员会”（Nationaler Normenkontrollrat）评估了联邦政府的《最低工资法》草案，《法兰克福汇报》日前获得了该委员会异常尖锐的评估报告：最低工资的成本和后果没有得到充分估算。

联邦政府 4 月 2 日通过了《最低工资法》草案，但是国家标准控制委员会恰恰认为政府在这一重大项目上漏洞百出。该委员会是联邦政府于 2006 年设立的机构，任务是“减少行政成本和更好地立法”，有 10 名专家成员。委员会主要评估所谓“达到目的所需成本”，即民众、经济和行政管理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

《最低工资法》草案评估报告长达 6 页，其中主要观点有：“草案中缺少对于主要支出——因实施最低工资而增加的工资数额，以及海关管理部门因审核而产生的支出——的描述。”结论：“如果考虑到该法案的意义，那么立法者对于成本后果和备选方案的表述有漏洞，因而缺少重要的判断基础。”委员会“在其责权范围之内持根本性的保留意见”，因为草案不符合用于法规后果评估和备选方案评测的法定要求。

委员会专家指出，按照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估算，每小时最低工资 8.5 欧元将在开始阶段使企业增加 160 亿欧元的支出。而联邦政府在《最低工资法》草案里则轻描淡写：引入最低工资只会“对经济界产生极少的”行政成本。政府并且指出《最低工资法》的财政影响“带有不确定因素”，因而“无法精确量化”。

委员会也批评政府在草案中没有细化最低工资实施监管费用，仅仅泛泛提到海关管理部门会产生“更高的人力和物力支出”，而联邦财政部有义务进一步清楚表述“达到目的所需成本”。因此，“标准控制委员会期待财政部补充计算出此项成本，并通过议院程序将之纳入草案”。

委员会认为草案对于备选方案的表述“不充分”。比如，联邦政府至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最低工资在 2015 年元旦的起始标准应该法定为 8.5 欧元。“可以有备选方案，比如最低工资可以经独立的委员会建议后确定，起始标准可以低一些。”而联邦政府没有解释不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这一来有违法规，二来不符合《联邦各部联合工作规定》。

经济纵横

德国梅赛德斯首款在国外研发的乘用车问世

《时代》周报网络版 4 月 23 日讯 2014 年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举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车展。中国首都和其他大城市恶劣的空气质量使得此次汽车展发现了一个新的主题，即电动汽车。其中，一款名唤“腾势”（Denza）的 5 座电动车——后备箱容积 460 升——成为此次车展的“生态明星”。

这款电动车是戴姆勒与中国企业比亚迪的合作产物。“腾势”每次充电可以续航 300 公里，比目前所有的电动车都更能满足日常使用需求。充电时间 1-7 小时，理论最高时速可达 150 公里。

腾势的上市价格约为 42000 欧元，但是能够享受中国国家或者上海、深圳等城市提供的补贴，最多约合 15000 欧元。而且电动车不受中国多地的上牌限制，不需要通过竞拍或者抽签等方式获得牌照。

腾势是梅赛德斯在德国以外研发的首款乘用车，目前仅在中国销售。

欧盟东扩并没有拉低德国工资水平

本刊据《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4月26日讯 在欧盟2004年5月1日开始东扩的时候，德国非常担心来自东欧的廉价劳动力排挤本国就业者。波恩“工作未来研究所”（IZA）为了纪念欧盟东扩10周年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其中没有发现有证据表明东欧移民在德国劳动力市场开放后夺走德国人的工作岗位，所谓“来社会福利国家旅游”一说在多年观察之下也不成立。该研究所所长克劳斯·茨默曼（Klaus Zimmermann）还说，德国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因为欧盟东扩而降低。

起初的另一个担心——大量的工作岗位将从德国流失至新的东欧成员国——同样没有根据。“新的欧盟成员国实际工资水平迄今已经上涨了10%，也谈不上廉价了”，茨默曼解释道。

总体看来，欧盟东扩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不仅整个欧盟的经济和富裕程度增长从中得益，新成员国的经济更是获得了大幅度提升。但是，新的劳动力市场整合仍旧有待加强。“这将是未来一些年的主要工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欧洲内部市场劳动分工的可能性。”茨默曼认为，德国因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会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受益于高素质的移民劳动力。

科技文化

德国大学试行第一学年不分专业

柏林《每日镜报》4月23日讯 柏林工业大学在联邦教育和科研部的资助下，从2012/2013年冬季学期启动了所谓的“MINT绿”项目，即新生入学后可以在第一和第二学期内自由选择数学（M）、计算机（I）、自然科学（N）和技术科学（T）课程，在两个学期结束后再选择进入具体的专业继续学习。这一项目可以被看作某种“理工科预备学习”，能够帮助高中毕业生更为明确地选择就读方向，从而降低辍学率，缩短学习时间。参加这一项目的新生从2012年的77人增加到2013年的177人。

从2014/2015年冬季学期开始，柏林工业大学准备把“MINT绿”项目的成功经验推广到所有专业，即把第一和第二学期设置为“普通学习”（Studium generale）阶段。这种做法也是被形势倒逼出来的：自从德国缩短了中学学制后，大学新生的年龄更小，也更不容易明白自己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大学必须为他们创造寻找和确定学习方向的条件。

除了柏林工大以外，其他的德国大学也在试行类似的项目：蒂宾根大学莱布尼茨学院允许新生把第一学年作为寻找和确定专业方向阶段；吕内堡大学把第一学年定为新生的普通学习阶段，然后才开始分专业。不过，柏林工大的校长克里斯蒂安·托姆森（Christian Thomsen）不同意引入强制性普通学习阶段的做法，因为这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根本理念，即大学应该是自由接受教育的场所。但是，托姆森同意给予允许跨学科选课的本科学分模块（Modul）以更多的学分，从而鼓励教师和学生开拓既有的专业思路。埃尔富特大学的试验项目“基础学习”（Studium fundamentale）就采取了这种做法。参加这一项目的本科生虽然已经确定了专业，但是必须在跨学科课程拿到近五分之一的学分。

德国中学学制长短之争再起

本刊综合《世界报》网络版4月15、27日讯 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

发布了最新的建议书，其中支持回归9年制中学学制。“中学学制应该是8年还是9年的讨论正在进行。我们可以有效利用多出的一年”，科学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冈·马卡尔特（Wolfgang Marquardt）说。

科学委员会建议在中学进行更多的职业和大学学习咨询。这不由让人感到，委员会预测德国8年制的中学学制可能结束。因为学制从9年改为8年后，再额外加入职业咨询的内容几乎没有可能，而原先的9年学制可能会更容易实现这一建议。

科学委员会的意见可能只是中学学制长短之争的序曲，尤其那些把学制改为8年的西部联邦州压力会更大。直接的当事方更是担心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牺牲品。全国中学校长联席会议已经抱怨州教育部过于“紧张”以及“为做事而做事”。中学教师几乎无人支持8年学制。巴伐利亚州教师协会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93%的教师反对改为8年学制。但是，也只有40%的教师支持改回9年学制。也就是说，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很多10年前支持缩短学制的教师都把改革的经历视为噩梦。他们担心，往回改将会是另一场噩梦。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从7月3日开始，巴伐利亚州将举行全民公投，这是自由选民党发起的，旨在让民众投票决定中学学制究竟是8年还是9年。自由选民党至少已经达到了一个目的：基社盟政府已经不再一定坚持8年学制。巴伐利亚州教育部长路德维希·施朋勒（Ludwig Spaenle）说：“所有人无论是一律上8年还是一律上9年，都是过时的观点。”

联邦教育和科研部长约翰娜·万卡（Johanna Wanka）虽然认为中学教育政策属于各州管辖范畴，但是希望“学校安安静静”，不要因为改来改去制造不安，更不要为此进行“意识形态之争”。从联邦的层面来看，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可比性”，即可以“毫无问题地从一个联邦州转学到另一个州”。

热点透析

德国民众为何对政府如此满意？

《明镜》周刊2014年第17期，4月19日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像目前的大联合政府一样能够在就职六个月之后仍旧维持高支持率。这肯定不是默克尔一个人的功劳。政府采取的社会福利政策似乎也不足以解释，因为公众明白这些政策含有风险。然而事实是，德国民众的政治信心持续增长。德国究竟怎么了？

透过总理府办公厅主任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办公室的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联邦议会大厦。议会大厦的玻璃圆顶大致与总理府的七楼处于同一高度，默克尔和阿尔特迈尔的办公室就在这一层。如果想从这一高度看看总理府门前，那就必须低头俯视。

不过，除了拍照的游客之外，总理府门前可谓空空荡荡。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了。下面是不是很久没有游行抗议的人群了？“也没有人有理由游行抗议啊”，阿尔特迈尔说，“我们国家日子过得不错。80%的民众支持大联合政府。政府只是在做它该做的事罢了”。

就这么简单？

“是啊，就这么简单。您吃惊了，是吗？”阿尔特迈尔并没有趾高气扬。他只是觉得一切正常。他认为外面的民众也觉得一切正常。

但是不可能是所有人吧？

“但是也比平常多得多。”

民意调查证明了阿尔特迈尔的说法。《明镜》周刊委托 Infratest-dimap 进行的民调显示，目前有 80% 的民众“非常”或“比较”满意德国的现状。如果提问再加上“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的条件，回答“满意”的比例竟然突破 90%。这是史无前例的民调支持率。

翻翻国民经济学，也许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国民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均衡。比如说，某种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和市场供给曲线相交，就会产生“均衡价格”。在这一交叉点上，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对于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相同。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清空”。局面均衡。

目前德国政治就处于这种局面。总理府门前清空了，均衡了。但是，这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对德国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大家感觉到，目前的政府政策中社民党成分、联盟党或者默克尔成分都恰到好处，符合期望。联邦大选时的政治诉求已经得以实现或者正在得以实现。那么联合政府有什么理由去做得更多或者做得不同呢？这按照默克尔的执政理念将是不合理的，或者借用她的口头禅：“没有什么帮助。”默克尔喜欢民众安安静静，因为她自己就是个安静的人，而且认为这种局面对德国有利。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虽然静不下来，但是他也喜欢这种局面，因为他要证明自己有执政能力，而且是个严肃的人。

民调显示，各个政党的支持率基本和六个月前联邦大选时一致。在三月底的一次民调中，居然没有一个政党的支持率和前一周相比发生过任何变化。“这实属罕见”，Infratest-dimap 所长理查德·希尔默（Richard Hilmer）说道。这意味着政府在职四个多月后与就职时一样受欢迎。“我们从事民调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本届大联合政府打破了一条政治规律，即联邦政府就职后民意支持率会迅速下降。此前的红绿政府、大联合政府、黑黄政府等无不如此，而后两届政府都是默克尔领导的。她第三次出任政府首脑时，民调完全改观，这就不可能是她一个人的功劳。

而且，民众的政治信心持续增加。“过去 35 年来，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怀疑不断增长，这一长时段的发展趋势看来被打断了，”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民调研究所不久前分析道。这一结论也让研究者吃了一惊。

如果问题涉及大联合政府的社会保障立法工作——比如提高母亲和提前退休者的待遇，以及最低工资等——，民众的赞同程度就更高。这时的赞同比例超过 70%，虽然 40% 到 50% 的受访者知道这些政策带有风险：全国统一制订的 8.50 欧元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会让一些地区和行业不堪重负，从而流失就业机会；现在的就业民众将在 2020 年之前为退休金政策承担 600 亿欧元。

下列事实也没有撼动民众的满意程度：国家将通过“财政拖累”（Kalte Progression，狭义指个税起点的上调与通胀水平不符，导致个人实际收入减少）多拿走民众 280 亿欧元（至 2018 年）；耗费巨大的生态发电补贴，完全属于计划经济式的财富再分配狂想；因退休金缴纳额降低而每年多出的 60 亿欧元，本应返还民众却被截留；甚至连提高议员所谓的误工补贴费——先由政府偷偷准备好议案，再经联邦议院一周内通过——都没有真正激起民众的愤怒。《图片报》起初还想就此大做文章，不过几周前就偃旗息鼓了。

实际上，德国有超过 60% 的民众希望政治工作重点是“为下一代提供更多的保障”，仅有 22% 的民众希望政治工作“着眼于提高当前民众的满意程度”。大联合政府的所作所

为恰恰是这些愿望的反面。但是我们如果把德国人的态度称作神经质或者无所谓似乎有失偏颇。诅咒选民只不过是不知所措的表现。

有一点可以确定地说：这几个月相对的平静是有前兆的。我们能看见这种平静的产生，而且吊诡的是，这种平静产生于本来应该属于政治高度敏感期的大选期间。

社民党和绿党此次大选的策略包含一个前提和一个许诺。前提是：德国有很多事情“不对”；许诺是：社民党比联盟党更能拨乱反正。很多选民也相信了社民党的说法，民调中社民党的所谓“社会能力”得分始终高于联盟党——虽然后者有默克尔。但这也没有帮上社民党什么大忙，因为选民拒绝接受他们所谓的前提，即这个国家过得不好。

实际情况是，德国需要交纳社保的工作岗位数量创下新高；经济在增长，工资收入和退休金在提高；利率达到历史低点，通货膨胀轻微。目前各项经济数据均表现良好，其聚合之稳定堪称罕有。十年前开始的“2010 议程”改革如今开花结果，又加上德国从欧元的动荡中获益甚多。甚至连 2015 年的联邦预算都极有可能没有新的赤字，这是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没有出现过的局面。而就在十年前，哪位政治家要是宣称零负债和全民就业，还会被认为异想天开。

另一个局面是，德国人长期以来对于极低的政治期待在 2008 年以来的两场危机中突然得到了满足：先是经济产值下降近 5%，接着是史无前例的货币危机，德国令人惊讶地迅速克服了这两场危机。大家认为政府在其中还是有功劳的。

于是，默克尔总理在大选中除了做几个有关最低工资、限制房租上涨和女性职位比例之外的许诺之外，根本不用做什么。这也让联盟党和社民党针锋相对的局面没有出现。选民真正厌烦了的只有自民党，于是自民党被选了下去。大联合政府简直就是为这个国家量身定做的一样：德国人觉得自己可以受得起这种平静，也有权享受这种平静。

为了不干扰这种平静的气氛，默克尔在大选的当晚就拒绝了黑绿组合。“我们互相争吵，媒体只不过需要一些素材而已”，她事后大概这么说道。

政党之间不再争吵确实是德国选民满意的基本条件。而过去几个月内，除了良好的经济数据使得公开争吵消失之外，还有一个极为罕见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局面包括了乌克兰危机。每一次外交上的极端局面都会使得国民倾向于团结在政府身后。而大联合政府迄今为止也基本合作良好。大部分法规草案都能迅速提交，而且干净利落。总理办公厅主任阿尔特迈尔把所有的项目都列在表上，注有内阁、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的相应期限，日程一直排到秋天。这份日程在 A4 纸上打印得密密麻麻，难以辨认。虽然开始时有些磕磕绊绊，但是日程基本都按时进行。基民盟的部长认为社民党的同事十分专业。“自民党简直没法比”，其中一位称赞道。

自民党没法比——这句评语也适用于现在联邦议院内的反对党。2006 年，当默克尔在联邦议院就财政预算发言时，当时的外长吉多·韦斯特韦勒接着发言。他拿默克尔在大选期间有关税收政策的话反将默克尔。“这些话都是您在当选之前说的”，他冲她说道，“请您说话算话，坚持立场！”。这一幕让默克尔显然很不自在，嘴角紧撇。

而上周三同样因为财政预算进行自由发言时，左翼党主席、默克尔总理和绿党议院党团主席先后上台。默克尔虽然说得有些枯燥乏味，但是另两位女士的表现却更下一层。“反对党的弱势令人不安”，一位社民党的部长事后说道。

.....

似乎没有人怀念自民党，他们的民调支持率已经固定在 5%（注：这是一个政党进入联邦议院的最低得票率）这条生死线下。现任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正在地方上东跑西颠，企图从地方杀回首都，2017 年进入联邦议院。他在地方性报纸上接受采访，几乎每天上推特。不过这条路还很长，而他也几乎不来柏林。

他和自民党眼下做不到的，应该由大型经济协会来做。不过后者出于某些原因也不愿做。

就在十年前，他们还不停地在脱口秀中出场，鼓吹改革和新的活力。每个周日晚间，他们都在“沙碧娜·克里斯蒂安森共和国”（注：沙碧娜·克里斯蒂安森是德国当时最著名的政治脱口秀主持人）——有些人当时这么说——用自由经济的火力向红绿政府和德国人发起不断的进攻。最后，施罗德总理交出了“2010 议程”作为答卷，虽然多年饱受争议，但是奠定了今日良好经济局面的基础。

没有人想重温这段嘈杂的日子。虽然有些专家和政府顾问认为欧洲的竞争对手已经逐渐赶上、德国的竞争力陷于停滞，但是大型经济协会只对那些社会保障法规持有一定批评性意见，告诫“心急喝不了热粥”——这是一位大型经济协会的董事说的。怀有这种态度的人是不可能发出大声批评的。

所以媒体很难挑起大的争论。因为没有回响的空间。政治争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政治有争论的意愿。但是大联合政府没有这个念头。问题是，这样的局面能持续多久？

“我们当然不能祝德国日子过得不好”，一位大银行的高管说，“但是社会失去活力不是好事”。

对于国内异乎寻常的满意程度，甚至连总理办公厅都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不高兴。因为自满自得违背默克尔在公众前的万灵口头禅：印度、巴西——当然少不了中国——等新兴国家正在不断挑战德国。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德国不应该——或者说默克尔领导的大联合政府不应该让德国——像目前这样歇息。

单单是“母亲退休金”每年就需要 60 多亿欧元，同时很多学校年久失修。这笔钱如果用在学校、道路、桥梁或者高科技基础设施上可能更为有效，因为这些硬件已经成为投资和未来增长的障碍。《联合执政协议》也涉及到其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政府不敢公开讨论德国的缺陷。为了未来而争论会干扰现状。

抛开顾虑开始争论意味着风险。不过也意味着政治勇气。

总理和她的顾问有着另一张时间计划表。“我们最迟在本届政府下半段执政期去做那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是总理府办公厅的观点。最迟到那个时候，作为德国新现象的高满意度和稳定的民调值将会消失。不过大家愿意在此之前静静地享受均衡。这让人想起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的节目：首要观众是上了年纪的群体；这个观众群体天然地关心“母亲退休金”和治疗夜间尿频的药物广告。

作者：尼古拉斯·布罗默（Nikolaus Blome）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4 年 4 月 28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d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胡春春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